

自我与艺术

——戈特弗里德·本恩文学创作的思想内涵

马 剑*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 20 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部分诗歌作品的分析,并结合其散文和杂文,评述隐藏在本恩文学创作背后的两个核心问题——自我与艺术——及二者之间的联系,以此来洞见诗人对人文传统、时代精神和自身存在的思考,为更深刻地理解其文学作品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 自我 艺术 戈特弗里德·本恩

一、自我意识与存在的危机

1917 年,也就是在从布鲁塞尔前往柏林之前,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 1886—1956)以一首题为《综合》(*Synthese*)的诗作结束了其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沉默的夜晚。沉默的房舍。
我却是那最寂静的星辰
我还将驱赶自己的光芒
把它投入自身的黑夜

在思考中,我回归“故里”
从地狱、从天国,从污秽和禽兽
女性还能保留的,
也只是神秘而诱人的自慰

我推动世界。我为劫掠呻吟。
我继而在幸福中返回人间——
没有死亡威胁,没有尘埃困扰——
只有赤裸的我,我的概念 (Werke III 57)

在这首只有三节十二行的短诗当中,本恩生动地描述了抒情的自我在思维的天地中由外部世界回归自身的过程,显然,抒情的自我是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完成这次回归的——一方面,这种回归是痛苦的,因为从此以后自我所面临的将是一片孤寂而黯淡的世界,他与周围一切事物

* 马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的联系已然断绝,外部的现实已失去了以往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这种回归又是“快乐”的,因为它标志着自我已摆脱了外在的羁绊和纷扰,个体已成为人唯一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实体,自我的存在又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和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这篇诗作的产生也是与诗人的个人际遇、思想发展和时代的人文精神密不可分的。就诗人的个人经历来说,从1914年至1917年,本恩一直孤独地生活在布鲁塞尔,以行医为生。1922年,在回忆其在布鲁塞尔度过的岁月时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内心感受:“……生活摇摆于沉默和无望的氛围之中,我生活于存在衰落和自我肇始的边缘。……1915年至1916年在布鲁塞尔的岁月是充实的,那时产生了‘伦内’,那位医生(小说《头脑》(*Gehirne*)的主人公——作者注),……他既无法忍受,也不能再理解任何现实,他只了解自我和人格的有节奏的开启与关闭,只了解精神存在的持续不断的创伤,他置身于人与世界的深刻的、无限的、由来已久的陌生感面前。”(qtd. in Wiese 509)显然,诗人在上述诗作中所表达的恰恰是他主观的真实体验。在这位敏感的诗人的内心中,与社会生活的单调和内心的痛苦相伴随的是其对自我与世界关系问题的思考,关于这一点,他在《现代的自我》(*Das moderne Ich*)一文中做了更为发人深思的阐述:“自我的‘传记’并没有被撰写出来,但当您深入研究世界与自我关系的历史,您就会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发展轨迹——个别主体的独立感觉的加强。自我首先完全置身于外部世界之中,在其意识中,起初几乎无法区分其人格和其世界观中周围生物的地位,之后它便逐渐地将主观的生命意识积累和浓缩成一种个体存在的意识……自我逐渐在自身当中形成了那种主观主义的看法——整个外在世界在他看来恰如一种内心的体验。”(Werke I 18-19)

由此可见,本恩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关于自我问题的看法,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他深入研究了“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历史”,他不仅看清了这个未被撰写出来的历史“过程”不断发展的主线,而且还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高度概括出了这一发展到当时为止的结果——一种个体存在意识的产生。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近代哲学之父”勒内·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通过将“自我”确定为一个“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①的实体,使自我意识从此成为了一切知识的核心与出发点。这之后,在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感召与影响下,18世纪到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更是将自我意识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康德得出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重要结论,“通过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认识论,达到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②而费希特则确立了关于自我的第一原则,第一次用辩证法正题、反题和合题的形式完成了自我与非我的对立统一。然而,这些哲人的伟大思想虽然使人的自我意识不断上升,但他们却始终没有放弃“理性”这个其一切理论的基石,他们始终认为,在自我之外世界还有一个超越感性的最高本原,理性既是人的自然禀赋,又是其认知能力追求的顶点,是自我存在的前提和根基。

但是,到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这样一种依托于绝对的、完满的、无限的理性的自我意识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而自称为欧洲第一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更是将这种怀疑发展到了极致。1887年,尼采在解释虚无主义的含义时说道,虚无主义就是“那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目标没有了;‘为何?’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了”。(qtd. in Lohner 167)究其原因,便在于尼采那句著名的论断——“上帝死了”;而更为重要和意义深远的是,尼采在《快乐的知识》(*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中铿锵有力地宣告:“是我们把他(上帝)杀死了……我们都是凶手!……迄今为止世界所拥有的最神圣和最强大的东西已经在我们的屠刀下流血而死”(qtd. in Lohner 167)也就是说,“上帝死了”这句论断道出了发生在当时思想

界的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先验的基础和一切现实的目标的上帝”(Heidegger 200)死了,诚如本恩所发出的类似的感叹:“那独一无二的、掌握着人类秘密的最完美和最深邃的上帝逝去了:认识变得越深刻,内心的痛苦就越发没有边际”(Werke II 150)

由此,本恩在上述诗作中关于自我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双重态度也就容易被理解了。在这样一种充满虚无主义的思想氛围之中,当人的自我意识已失去了可以赋予其意义的内容的时候,当人试图假道依赖理性的意识穷究存在的最终奥秘的努力看似功亏一篑的时候,本恩一方面深深地为尼采对时代精神切中肯綮的把握所打动,^⑤深切地认识到个体存在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在另一方面,本恩却对这种虚无主义做出了自己的解释:“20年来,虚无主义已成了一个几乎毫无内容的概念。我们——为了使用另一个现代的表述方式——已经将这一概念包容到了我们自身当中并加以消化。一个现代人的思维并不是虚无主义的——他将秩序带入其思想,并为其存在奠定一定基础。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这一基础便建立在对命运的顺从之上,但是顺从命运绝非虚无主义;这种顺从将其前途引领到了黑暗的边缘,但同时,它也在这种黑暗面前保持着镇定。”(Werke I 399)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片“黑暗”的个体存在的危机中,本恩并没有彻底放弃希望,而是试图在人的自身生命中找到另一条途径以“走向事物的根源”(Wiese 243),因为他依旧坚定地相信:“即使是所有可想像的世界中最灾难深重的一个,假使缺少了一个超越时空的设想,缺少了一种超越尘世的存在,它也就连一秒钟都无法再坚持下去。”(Werke II 282)

二、艺术的功能和艺术家的使命

作为诗人,作为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本恩坚定地认为,这样一条途径便是艺术,便是他自己所从事的诗歌创作:“在欧洲普遍的虚无主义中,在所有价值的虚无主义里,我见到的唯一超越经验的便是那创造的乐趣”(Werke IV 235)在其于1941年创作的著名诗篇《诗》(Gedichte)中,诗人写道:

以那位施予时间者的名义,
在你隶属的种姓的命运里,
你已将自信的眼神投入
那毁灭成见的时刻,
事物冷静地扑面而来
将自己从窠臼中解脱,
只有一次相遇:在诗中
词语将事物神秘地捕获

俱往矣,巨大的世界废墟的碎石,
橄榄山,最深邃的灵魂之受难地,
安茹的波西利波山岭,
施陶芬的鲜血和复仇的步履:
一个新的十字,一片新的刑场,
一处没有鲜血和绞索的地方,

在诗节中起誓,在诗中判决,
纺锤寂静地旋转:命运女神高唱。

以那位施予时间者的名义,
那一刻的歌声只能被倾听,他走过
那消磨了一年时光的阴影,
可那歌唱却依旧令人困惑——
一年的时光,世界历史的断片,
天堂的瓦砾,权力的残余,
现在,你的时刻终于到来:在诗中
那苦难与黑夜的自言自语。(Werke III 196)

从内容上看,与在《综合》一诗中所描写的抒情的自我从外部世界返回自身的过程相似的是,在这首诗中,本恩同样描述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一个从宗教、从历史、从权力向艺术转变的过程。在全诗的开始,“你”——一位诗人——以“施予时间”的上帝的名义,在对人类命运的感悟中宣告了这一转变的开始,如上文所述,由于上帝始终被看作人类信仰和思维的最高标准的象征,所以,这一转变发生的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诗人带着“自信的眼神”完成了这一转变,亲历了新与旧之间唯一的一次“接触”——旧的现实被打破,事物获得新的存在形式的时刻,也就是艺术(诗)产生的时刻。在第二节的前半部分,“碎石”、“废墟”这些词汇显然象征着一片虚无的天地,在这种氛围的衬托下,耶稣的受难便被突出了出来,因为它可以被看作一次赋予这个运动着的世界以一种永恒意义的尝试,但无论是宗教的努力,还是历史上的争权夺利,它们都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由“诗节”组成的艺术世界。诗歌的第三节是对这一转变过程的总结,耶稣在受难前虽然使人类倾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但那超越一切宗教、历史和权力的神性却始终无法为人所认识,于是,艺术创造者的时刻“终于到来”,尽管这一创造过程仍然被笼罩在一片虚无之中。

显而易见,在这篇结构严谨的诗作中,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诗人本恩对艺术问题的深刻思考。如上文所述,本恩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艺术(诗)功能的看法——艺术是自我(艺术家)追求世界本原、摆脱存在危机并达到自身完善的唯一途径,或者用本恩经常引用的尼采的一句话来说——艺术是“生命的形而上学的活动”。(Werke I 500)一方面,毫无疑问,《诗》中所描述的转变过程已将艺术提升到了凌驾于宗教、历史和权力之上的地位,^④而另一方面,本恩又将艺术的这一地位与人的自我意识、与个体的生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说,席勒在其美学名著《审美教育书简》中已经强调了“艺术负担着一个巨大的开化的任务”(韦勒克),从而成为人类认识真理的必经之路的话,^⑤那么,本恩则完全是站在诗人即艺术创造者的立场上赋予了艺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意义,也就是说,作为艺术家的自我不是通过艺术作品,而是在亲自创造艺术的实践过程中使自身的存在获得永恒的意义。与关于自我的看法类似的是,本恩对于艺术功能的观点既是他本人思考的结论,同时也是他对其他作家进行研究之后的体会。在作于1955年的散文《文学创作应当改善生活吗?》(Soll die Dichtung das Leben bessern?)当中,本恩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详细的探讨,他列举并评论了歌德、黑贝尔、易卜生、卡夫卡、里尔克等诸多作家和诗人对文学创作的感想,其中他写道:“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话实在妙

不可言:‘文学创作意味着,在失败中体验存在。’”(WerkeI 589)而在回答文章标题提出的那个问题时,本恩更是明确地指出:“一首诗自始至终都是那个关于自我的问题,……它可以成为一个超越尘世的、超越经验的、虽然不能改善别人的生活但却可以提高其精神境界的生命体”(WerkeI 59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才具备了“形而上学”的意义,人才“可以在其中窥见到存在的最高法则”(Wiese 521)。

与本恩对艺术功能的看法相一致的是,在他看来,艺术家所肩负的使命便是在上述的危机中通过个人(文学)艺术创作的实践使自我的存在重新得到意义,使艺术创作成为自我存在的基石,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在诗人的观念中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已然断绝,由于“整个外在世界在他看来恰如一种内心的体验”,所以“对于诗歌来说,其对象没有别的,只有诗人自己。”(WerkeI 510)因此,在艺术的世界中,诗人的创作只能是一种抒情的自我内心感受的独白式的阐述。在其1950年创作的诗作《艺术家的道德》(Künstlermoral)中,本恩写道:

唯有形式中明晰的词语,
才是你展现自身之地,
谁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谁就必须将人性隐去

你必须折磨自己——
注意,不要让任何人察觉,
也不要使你自己的抑郁
给任何人平添压力。

你背负着自身的罪孽,
本性与你形影不离,
你只能让自己知晓,
是谁拥有你的肉体。(WerkeIII 452)

如果说,在《诗》中,通过与耶稣传道和受难的对比,本恩更着重地强调了诗人使命的超凡脱俗的话,那么,在这篇诗作里,他则突出地描绘了艺术家在被赋予了神圣地位的创作过程中的孤独和艺术探索的艰辛。在其著名的散文《诗歌的问题》(Probleme der Lyrik)里,他进一步阐述了诗人的这一处境:“艺术家完全依靠自身。……他只对自己负责。……他遵循的是一种任何人都听不到的内心的声音。他既不知道这声音来自何方,也不清楚它最终要讲些什么。他的劳动是孤独的,诗人的劳动尤其如此。”(WerkeI 517)显然,这既是本恩自己切身体会的真实写照,同时,这也勾勒出了本恩眼中的文学创作所呈现出的自我——诗歌(艺术)——自我的循环。

三、艺术创造——词语和形式

那么,如何才能使艺术成为生命的形而上学的活动呢?实际上,本恩在上述的两首诗中都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词语,诗歌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在经常被提及的诗作《一个词》(Ein Wort)当中,诗人这样描述了词语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

一个词,一句话——:从密码中产生
被认知的生命,非凡的意义,
太阳高悬,天体缄默,
一切都向着它聚集。

一个词——,一片辉煌,一次飞升,一团火光,
一次火焰的喷射,一道星辰的轨迹——,
黑暗重现,横无际涯,
在虚空中将世界和自我围聚。(Werke III 208)

对于处在虚无主义黑暗之中的,试图在诗歌创作中体验存在的诗人来说,每一个能恰当地表达其内心感受的词语都会使他领略到一丝生命的意义,尽管这样的瞬间并不长久,尽管在大多数时间里诗人都要在黑暗中艰苦地探寻。无疑,由于本恩已将艺术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词语在他的心目中也具有着独一无二的意义——词语中便蕴藏着那世界的本原,它是这一切的中心,是一种“自在的存在”(Werke I 390)。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恩才在其诗歌创作中像中国古代诗人炼字一样地追求诗作的语言和韵律的完善,于是,有的批评家认为他的文学创作是唯美主义,是为艺术而艺术,由此便引出了本恩文艺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形式。在为纪念与其同时代的另一位德国著名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而撰写的讲话稿中,本恩反驳了他人对其文学创作的误解:“这种指向形式的意志,这种崭新的形式的感觉,它不是唯美主义,不是唯理智论,不是形式主义,而是最高的信仰……正是这种形式的感觉,将在新的时代中成为伟大的超越经验的事物。”(Werke I 475)可见,形式在这里已绝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与作品内容(材料)相对应的艺术作品的表现和外观,而是具有了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含义;如果把它与上述的本恩关于艺术功能的观点结合起来的话,就会发现,在本恩看来,形式这个概念意味着产生于创作主体(艺术家)内在自由的,包括材料和语言表达在内的一切都必须遵循的艺术创造的本质和原则。只有这种本质和原则“成为超越经验的事物”,按照这种本质和原则所进行的艺术创造才能够成为“生命的形而上学的活动”:“形式即是诗。一首诗的内容……可以为任何一个人所拥有,……但是,只有当这首诗进入到一种可以包容和承载这一内容并由此通过词语将其变得引人入胜的形式中时,它才成其为诗……形式就是存在,是艺术家生存的使命,是他的目的……形式是最高内容。”(Werke I 507-508《诗歌的问题》)中的这番话清楚地道出了本恩对艺术本质的感悟。

总而言之,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认为,一方面,其文学创作——对完美的艺术(形式)的追求源于自我欲摆脱自身存在危机的渴望,而在另一方面,在这种追求中,创造艺术的自我又可以完成其自身的使命,能够在穷究艺术本质的同时为个体生命的存在重新找回赖以依靠的精神支点。本恩本人便将其全部的激情和理智都奉献给了这种追求,因为这是他在对文艺传统、对时代精神、对个体存在进行了深刻而痛苦的反思之后所做出的选择,虽然这个选择只属于诗人自己,“虽然作为一种认识过程,这种往往是痛苦的,试图从一切偶然中洞悉并达到绝对的努力注定要失败,但令他感到慰藉的是,一缕至美的光辉——艺术却始终伴随着他,并被她‘于沉默中’投入‘无限的岁月’”(Lohner 51)。

注释【Notes】

- ①② 参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87,273
- ③ 本恩曾这样评价尼采:“我们这一代人所讨论的和在内心领悟的一切,……其实在尼采那里早已被详细地阐述过了,并且其表述是最具说服力的。其余的不过都是些诠释罢了。”(Werke I 482)在写于1937年2月22日的一封未发表的信中,本恩又这样谈及尼采:“我们必须从很早开始就接触他,……以便和他一起生活,如果我们想要生活的话”(Wiese 520)
- ④ 本恩对于宗教问题的理解和思考无疑得益于他自己的身世,因为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牧师家庭,而且,这对他的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曾经强调的那样:“毫无疑问,时至今日我也没有脱离家庭的影响——处于那种追求超验的狂热之中。”(Werke IV 235)
- ⑤ 在第九封信中席勒这样写道:“正如高贵的艺术比高贵的自然有更长的生命一样,在振奋精神方面它也走在自然的前边,起着创造和唤醒的作用。在真理尚未把它的胜利之光送到人的心底深处之前,文学创作力已经捉住它的光芒;虽然潮湿的黑夜尚存在于山谷之中,但人类的顶峰即将大放光辉。”参见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 范大灿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4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enn, Gottfried. *Gesammelte Werke in vier Bänden*. Hrsg. von Dieter Wellershoff. Band I. Wiesbaden und München. 1977. 简称 Werke I.
- *Gesammelte Werke in vier Bänden*. Hrsg. von Dieter Wellershoff. Band II. Wiesbaden und München. 1978. 简称 Werke II.
- *Gesammelte Werke in vier Bänden*. Hrsg. von Dieter Wellershoff. Band III. Wiesbaden und München. 1978. 简称 Werke III.
- *Gesammelte Werke in vier Bänden*. Hrsg. von Dieter Wellershoff. Band IV. Wiesbaden und München. 1977. 简称 Werke IV.
- Heidegger, Martin.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1957.
- Lohner, Edgar. *Passion und Intellekt. Die Lyrik Gottfried Benns*. Frankfurt am Main. 1986.
- [美]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 杨岂深 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
- [Wellek, René.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 1. Trans. Yang Qishen and Yang Zi-wu.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7.]
- Wiese, Benno von, Hrsg. *Deutsche Dichter der Moderne. Ihr Leben und Werk*. Berlin. 1969.

责任编辑:杜娟

Key words deconstruction western tradition jewish origin

Author **Xiao Jinlong** is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Lanzhou University and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He received his Ph. D. from London University in 2000. He is the author of five books and over 30 articles on Derrida and Shakespeare.

Title Kristeva Poetic Language and Revolution

Abstract One of the remarkable features of critical theory since the late 1960s is that it tries to establish a community between literary studies and cultural critiques. This effort invigorates both thought and literature. Actually, it is just through stimulating our critical thinking that it renewed our capacity for poetic experience. Kristeva's writings best illustrate this theoretical pursuit. In her study of poetic language, she explores its revolutionary potential, thus making her crossing from literary studies to cultural critiques. Through such a crossing, she tries to reestablish an aesthetic and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

Key words Kristeva poetic language revolution cultural critique

Author **Guo Ju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e received her Ph. D. in 2001 fro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areas are in critical theory and James Joyce. Her recent publications include "Language and Redemption: On Walter Benjamin's Cultural Theory" and *Walter Benjamin: Modernity, Allegory and the Seed of Language*.

Title Blemishes in the Character of Beowulf

Abstract As one of the king figures in the epic, Beowulf shows remarkable blemishes in his character, which makes his life story a tragic one. He is certainly not a perfect epic hero. We hear between the lines a fairly strong note of criticism. To the poet, Beowulf is not a kind of king as is idealized in the Germanic tradition. He shares one way or another the critical weaknesses, which eventually lead his kingdom to disaster. He may be an admirable hero, but far from the perfection as is demonstrated by the model king Scyld.

Key words old English literature Anglo-Saxon epic Beowulf

Author **Wang Jihui** received his M. A.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in 1988 and an Endorsement in ESL in 1991, both from Purdue University, U. S. A. In March 1994, he finished his Ph. D. project. He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Peking University.

Title Self and Art: The Content of Gottfried Benn's Literary Creation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some poems and essays by Gottfried Benn, a famous German

poet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present author tries to comment on the self and the art, two issues hidden behind the poet's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author hopes that such an analysis, could clarify the poet's conception of humanistic tradition, Zertgeist and self-being

Key words self art Gottfried Benn

Author **Ma Jian** is a Ph. D. candidate at the German Department of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tle Shake the Palace of Beauty with Truth On the Structural Variations of James Joyce's Texts

Abstract The Structures of James Joyce's texts have shifted first from that of wholeness and harmony to a double-planned structure, then to an atonal form. These variations represent the change of Joyce's idea of structure, namely, from beauty to truth. This change of aesthetic principle results in a fundamental breakthrough in the structures of his later texts.

Key words James Joyce structure beauty truth

Author **Dai Congrong** is a post-doctoral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areas are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Her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James Joyce and Form"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2002). "Words Make Everything Words in James Joyces's Texts" (*Foreign Language*, 5, 2002).

Title *Don Quixote* Metafict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 of narrative art created by Cervantes' *Don Quixote* and the great contributions it has mad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ovel.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Don Quixote* shows how a novel should be written and read. Many proofs could be found in the text which constitute this characteristics of self-reading and self-reference.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Don Quixote* can be regarded as a metafiction in its reflective statements of the novel itself.

Key words *Don Quixote* Cervantes modern novel fiction metafiction

Author **Teng Wei** is Ph. D. candidate in th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Culture, Peki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ture and has had several essays published in these areas.

Title A Ghost Suspended on Limba An Interpretation of *A House for Mr. Biswas*

Abstract The thesis attempts to give an interpretation of *A House for Mr. Biswas* by V.